

欽志載記卷一

唐寇

黃巢曹州冤句人世鬻鹽富于貲善擊劔
騎射稍通書記辯給喜養亡命軋符二年
濮洛賊王仙芝亂長垣殘曹濮而巢喜亂
卽募衆得數千人以應仙芝轉寇河南十
五州衆遂數萬後與仙芝或合或分所寇
無不殘滅仙芝爲官軍破斬傳首京師潰

黨歸巢推巢爲王號衝天大將軍署拜官
屬驅河南之民十餘萬掠淮南建元王霸
尋寇葉陽翟欲窺東都而分遣諸寇皆爲
官軍所破巢大沮畏乃請天平軍乞降詔
授巢右衛大將軍巢又度藩鎮不一未足
制已仍卽叛去轉寇浙東踰江西破饒信
等州因刊山開道七百里直趨建州初軍
中謠曰逢儒若肉師必覆巢入閩俘民給

稱儒者皆釋時六年三月也破福州殺人
如甄過崇文館校書郎黃璞家冷曰此儒
者滅炬弗焚又令地名黃人姓黃者亦併
釋之求處士周朴得之謂曰能從我乎答
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肯從賊巢怒殺朴轉
寇桂管進寇廣州給節度使李迢書求表
爲天平節度使宰相鄭畋欲許之田令孜
執不可陷廣州執李迢自號義軍都統露

表告將入關因抵宦豎柄政垢蠹紀綱銓
貢失材貪污狼藉皆當時極弊自桂編大
桴沿湘下衡未破潭州進逼江陵號五十
萬尋據荆南脅李迢草表報天子迢曰吾
骹可斷表不可爲巢怒殺之山南東道節
度使劉巨容壁荆門使沙陀以五百騎釘
轡藻韜望賊陣縱而遁賊以爲怯明日諸
將乘以戰而馬識沙陀語呼之輒奔還莫
能禁官軍伏于林闔者佯北賊急追伏發
大敗之執賊渠十數輩巢懼度江東走師
促之十俘七八或勸巨容乘此窮追可以
滅賊巨容荅曰國家多負人危難不吝賞
事平則得罪不如留賊冀後福止不追故
巢得復擊攻鄂州陷之轉掠江西再入饒
信杭州衆至二十萬攻臨安戍將董昌兵
寡不敢戰伏數十騎莽中賊至伏弩射殺

賊將下皆走昌進屯八百里見舍媪曰有
追至告以臨安兵屯八百里矣賊駭曰向
數十騎尚能困我况軍八百里乎乃還殘
歙州屠毒不勝其慘獨篁墩冒黃字得完
尋陷睦婺等州乃北陷宣州從采石渡江
侵揚州節度使高駢按兵固守賊保滁和
宰相豆盧瑑計援兵未集請假巢天平節
度使使無得西以精兵戍宣武塞汝鄭路
賊首可致矣盧瑑執不可請召諸兵壁泗
上以宣武節度統之則巢且還寇東南徘徊
山浙救死而已詔可巢乃悉衆渡淮安
稱率土大將軍整衆不剽掠所過惟取丁
壯益軍攻汝州進陷東都留守劉允章以
百官迎賊巢入勞問而已閭里晏然時廣
明元年也進取陝虢檄關戍曰吾道淮南
逐高駢如鼠走穴爾無拒我已而入關帝

乃黜盧携方朝而傳言賊至百官奔散令
攷以神策兵五百奉帝趨咸陽金吾大將
軍張直方與百官迎賊灞上入自春明門
升大極殿宮女數千迎拜稱黃王巢喜曰
殆天意歟巢舍田令攷第齋太清宮卜日
舍含元殿僭卽位號大齊大赦建元金統
自陳符命取廣明字判其文曰唐去丑口
而著黃明黃當代唐又黃爲土金所生蓋
天啓云帝次興元詔促諸道兵收京師尋
至成都涇源節度使程宗楚移檄左僕射
鄭畋共討巢天子聞而嘉之詔以畋爲諸
軍行營大都統宗楚爲副都統前朔方節
度唐弘夫爲行營司馬數攻賊斬萬級乘
勝入京師巢竊出至石井宗楚入自延秋
門弘夫後歿于賊巢復入京師怒民迎王
師縱擊殺八萬人血流于路可涉也謂之

洗城諸軍退保武功中和二年二月也更
以王鐸爲都統而宗楚營京右三年正月
鐸以鳳門節度使李克用大破賊于渭南
承制拜東北行營都統數遣將擊賊渭橋
三戰三敗之於是諸軍俱奮無敢後入自
光泰門克用身決戰呼聲動天巢出奔衆
猶十五萬畧許洛四年五月巢攻汴州朱
全忠拒守克用救之斬其驍將李周等巢
夜走胙城入寃句克用悉軍窮躡至曹六
月巢計蹙自刎不殊其下林言斬之獻于
行在

外史氏曰亂世生靈之荼毒也固雖人禍
要實天災有劫數焉不可得而逃也漢李
郭梁侯景唐祿山固皆殺人不貶賊元兇
其荼毒也甚矣然而一止于關東一止于
江左一止于河北未有若黃巢之幾徧海

內也僅東之吳西之蜀南之滇幸而免焉
考之唐志中癘疫大行滇中海颶驟作
兩地生靈幾爲一掃蜀中則以乘輿所駐
有厚幸耳然則豈非一時劫數皆有所不
可逃也哉再考唐志僖宗時童謡曰金色
蝦蟆爭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中和初童
謡曰黃巢走泰山東死誰手獨眼龍其起
其滅不爽如是嗚呼劫數定矣

宋寇

方臘睦州清溪人世居縣塌村縣境梓桐
幫源諸洞皆落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
椅桐梓漆之饒富商巨賈皆往來販易其
間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
敢發時吳中困于朱勔花石綱之擾比屋
怨嗟太學生鄧肅進詩諷諫帝不聽放肅
歸田里臘因民怨乃陰聚貧乏游手之徒

以誅勔爲名起作亂宣和二年十月也自號聖公置官師將帥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爲六等以鬼神詭秘事相扇誅漸誘脇良民爲兵焚室廬掠金帛民久安于無事不識金革一旦亂起聞金鼓聲卽駭伏聽命不旬日聚衆至數萬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之皆敗死凡得官吏必斷鬻支體剗探肺腸熬煎膏油又或叢鏑亂射備諸楚毒以快怨心警奏至京師方聚兵以圖北伐宰相王黼匿不以聞于是凶焰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震淮南發運使陳邁上言臘衆強東南兵弱乞調京畿兵無程以來使毋滋蔓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爲江淮荆浙宣撫使改譚稹爲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番漢兵十五萬討之十二月臘攻陷清溪遂陷睦州

將及歙睦歙接壤路皆鳥道縈紆兩旁峭壁僅通單車知州曾孝蘊出守但於兩岸上駐兵防遏下瞰來路雖虬蟬之微亦皆可數賊不敢犯將東犯浙會宋江擾京東孝蘊移守青州代掌兵者以霧毒爲解移屯山谷賊遂得度陷歙屠戮不可勝言知州郭師中死之監司尚不以實聞于朝惟知鎮江府梅友節次馳奏時宰相方主應奉事而本路使者皆朱勔客也反怒其張皇卽罷友爲宮觀而以虞奕代之友謝表有曰兩郡生靈已罹于非命一路使者尚謂其無他三年正月賊陷婺州又陷衢州衢守彭汝方被執罵賊而死賊屠其城二月賊陷處州賊將方七佛引衆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乘城固守已而大軍至合擊賊斬首九千賊還據杭州是月童貫譚

積前鋒至青河堰水陸並進次杭州賊奄
至張甚大將俱惶怖無策王淵偏將韓世
忠請兵二千伏北關堰賊過伏發衆大蹂
亂世忠掩擊追殺無筭臘膽寒焚官舍府
庫民居乃宵遁還青溪幫源洞諸將劉延
慶王稟王渙王淵楊惟忠辛興宗等相繼
至盡復所陷城四月貫等合兵擊臘于幫
源洞臘衆尚二十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深
據巖砦爲三窟諸將莫知所入世忠陰裹
繡微服裹甲短兵獨往潛行溪谷問野婦
得徑卽挺身直前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
臘以出興宗領兵截洞口掠爲已功世忠
亦不自明恐主將淵與之詢而亂也興宗
併取臘妻子及僞相方肥等于石穴中其
衆皆潰臘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
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縊死林

樾者相望百餘里自二年十月起亂至三年八月伏誅尚未滿一年也諸將還朝楊惟忠直世忠事僅轉承節郎改睦州爲嚴州

外史氏曰故老傳聞方臘照水見影具袞旒象遂起邪謀此與王直母夢皆是預徵然直雄霸海上二十餘年小可當之臘僅僅一年草頭天子耳么魔何敢望直顧其殺人已二百萬則乃生靈之劫數不可逃也母亦臘以妖術相扇誅故爲此言以驚愚耳當時建元永樂何國朝之不考也天順則楊安兒正德則段思廉俱先建之豈以僭僞之稱不足笑乎則藝祖之不用乾德又何筭王蜀也雖然帝王有真真主後起安知三僭非爲真主肇元也哉

島寇

區一委又同書

王直號五峰結林人母汪夢大星從天隕
入懷傍有峨眉寇者詫曰此弧矢星也當耀
于胡而亦没于胡已而大雪草木皆冰直
稍長聞母言心獨喜曰天星入懷非凡胎
也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將命我以武顯乎
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畧喜施與以
故得衆心一時惡少若葉宗滿徐惟學謝

和方廷助陳東等皆樂與之游間常相與
謀曰中國法度森嚴動輒觸禁科第止收
酸腐兒無壯夫分吾儕孰與海外徜徉何
沾沾一撮土也嘉靖十九年海禁尚寬直
遂與宗滿等之廣東造巨艦買違禁物抵
日本暹羅諸國互市數年致富不貲夷人
大信服之稱爲五峰船主直遂起邪謀招
聚亡命公引信女身引信女身艦聯舫方一百

二十步可容二千人人上可馳馬據居薩摩
洲僭號曰京自稱曰徽王總督胡宗憲灼
知直雄狡上疏大約以直難與水戰爭鋒
惟誘之出且孤其黨則可成擒

上嘉納之先是徐海卽惟學姪號明山和
尚三十四年惟學以海質于大隅州夷貸
銀給用至廣東爲守備指揮黑孟陽所殺
夷索貸于海令取償于寇掠海乃倡辛五

郎等聚舟結黨衆至數萬分掠南京浙西諸路已駐柘林乍浦擁勁衆數千時出塗掠殺越甚慘官軍莫能摧其鋒督府熟策諸夷惟直將指其次則徐海又其次則陳東葉明餘皆無名指耳不先剿海則無以孤直不先誘海縛東與明則無以孤海顧直與海對雄而交倚彼此聲勢張皇而東與明關生其間反復向背其計則在死謀分出誘之讐此以恫彼暱彼以携此使分而毋使合使彼此皆疑而于我皆信斯得之矣旣使生員蔣洲陳可願往誘直思得人以誘海時有太學生羅龍文故富人兒豪舉浪遊資斧漸盡抑鬱無聊曾內交于山陰名士徐渭卽字文長者督府上客也因薦于督府督府客之乃曰生豈不欲功名富貴乎則今茲有一段邁會矣屏人相

共密語督府大喜而誘海有人且有期矣
方蔣陳二人至五島遇直義子王激引見
直直椎髻左衽旌旗服色一如王者坐論
鄉曲情款方洽先言督府拔壽母令妻愛
子于獄中華居腆供足下無憂次言督府
敬勞足下風波無恙緩頰具陳禍福其言
甚辯直始抵飭而竟悔悟願如約遣其養
子毛海峰欵定海關間以諭海海方入寇

皂林殺宗禮霍貫道二勇將遂圍都御史
阮鶚于桐鄉窘甚督府謂龍文曰生可行
矣龍文遂攝儒衣冠單車一力而投刺海
軍中海亟延見之海曰故人今日之來爲
胡公作說客乎龍文曰非爲胡公作說客
政爲故人作忠臣耳王直已遣子入欵
朝廷赦之矣故人不乘此時解甲自謝他
日必將爲虜海訝而然之于是遣人同龍

文來謝解桐鄉圍又遣第洪入質督府佯
內之而又遣龍文說海令縛麻葉事具管
公子傳又遣龍文持珠翠笄珈珮璫釵釧
甚麗遺兩侍女日夜說海令縛東二賊相
繼縛而諸酋洵洵矣又遣龍文說海令多
殺賊立功海悉如約而始來詣降督府佯
慰藉之許以請

旨赦罪賞功而令其自擇便地沈家庄擁
兵候

旨尋得未保兵至督府陰部勒已定而噉
東部下賊同襲擊之海急投水未保兵問
兩侍女投水處汨水獲屍斬首以獻至是
督府以直已孤立但部勒諸軍專以窸直
而直前遣王激汪汝賢葉宗滿先詣督府
頃之王激與葉宗滿去而留汪汝賢併宗
滿兄弟督府撫摩若親子時時言直非反

賊顧崛強不一見我見我當有處也直風
聞督府意指而蔣洲又不勝其覩縷遂坦
不疑率其黨齊來已將泊岸先遣王激葉
宗滿來請開市索家屬求官封督府一切
許之與之誓甚苦又遣夏正邵岳童華往
來遊說直請激主其兵而已始來以示有
雄黨在外不得遽脅督府謂以犬易虎不
可失也遂遣激往直乃桀然詣轅門時嘉
靖三十六年十一月也督府執之付按察
司獄且慰之曰候得

旨尚有處分直入獄乃憬然嘆曰向者毋
夢乃如是驗耶吾已王于胡中矣謂異日
崩于胡中耳豈料死于胡公乎吾此來真
夢中也督府許直之事不敢

上聞但請斬直赦其家併赦其黨

旨下督府出巡嘉興而巡按御史王本固

蒞斬梟首以徇且告之曰汝雖不免汝家
族完矣幸矣

外史氏曰直可謂匹夫之雄矣何渠不若
元昊諸人哉惜乎其不効用于中國乃鋌
而走險也然究其殘害之罪于法當族次
則刁勦又次則磔尸所請三事襄懋僞許
真誓而具疏以請僅如此

上悉從之皇恩浩蕩矣哉假令襄懋有出
乎此則

上怒且不測豈止一人身首異處而已直
可以瞑矣襄懋不爲負直也一時寇者謀
者皆直鄉人而平寇者用謀者亦其郡人
何吉凶參會如是誘直則蔣洲等諸人誘
海則羅龍文一人何襄懋不列諸人之功
而各令露一命也洲等不知其究而龍文
晝繡以歸一時赫奕未幾因趙尚書得幸

嚴氏不數年間竟爾從坐遂令志烈者諱
其姓名不同洲等之著嗟夫罪難逋矣功
豈可終掩哉余故表而出之乃其與海善
者有故且奇具雜記中

國慙

仇鸞蜂目豺聲蝟髭鴟吻初起葦時祖鉞
方宴客而聲振外庭亟往視之乃詫曰是
兒不拓吾封則赤吾族疑欲勿舉因子庇
非貴壽骨且諸賓舉酒賀遂強舉之因名
鸞字祥卿乃曰願汝爲祥鸞毋爲梟獍也
及長性如狼麤貪而且虺身不滿五尺而
重數百觔獐兕而更精悍拳勇便騎射跳

盜起忽而不累若行間屢立戰功頗負威望父恩不能襲鸞襲祖爵顧不勝其貪利乃冒之以貪名不勝其貪功乃挾之以貪禍數年卽掌右軍都督府事驕蹇儕輩儕輩多惡而畏之更與武定侯郭勛不協助亦狠戾人也無所劾鸞朝中自爲兩虎出戍梧州軍吏藉鸞聲勢橫甚梧人苦之適知府翁萬達鯁勁人也捕其首事者十餘曹笞遣之一軍股弁而鸞噍甚無如萬達何也莫登庸篡奪安南而國人鄭惟僚上變請兵閣臣夏言本兵張瓚等得

上旨以鸞爲大將尚書毛伯溫爲監督合廣東西雲南漢土兵入討進止或取伯溫鸞弗與也而鸞主戰亟欲進兵伯溫不卽許時萬達正爲廣西副使伯溫素知其多笑召之與謀而萬達適來謁器爲伯溫前

箸而乃面謾鸞曰主戰固將軍事毛公且聽將軍爲先聲以恫喝之顧或不必要血刃而勝則將軍完軍而返亦豈非功鸞語塞而氣拂拂以退萬達則已陰誘其黨行說登庸登庸降南安定班師而鸞尚不悉其謀乃大言載道曰吾獨不得爲韓淮陰頓兵歷下使齊人烹酈生也其狠諄如此此語飛聞于朝且透密勿至論功雖常格無上賞然而簡在

帝心矣時鸞年方三十餘耳其後北虜入大同而大將張達副林椿皆死于伏

特旨以鸞總其軍未幾虜大舉從古北口入犯京師中外纂嚴不知所出

上恚而憂鸞提二萬餘騎至虜少引退鸞遂聲言爲已功自號雲中軍遊騎入村店攘奪而都御史王汝孝執殺之鸞軍大闕

某御史言狀微有所左右而

上使小中貴偵行聞則已先言虜以大同軍退當

上意矣于是即軍中拜鸞為平虜大將軍諸道兵悉屬焉頒下龍衣玉帶白鍔上尊特賜圖書得封記密啓其文曰朕所重者惟卿一人鸞自此而心愈恢亦僅有上一人而已虜退

上分罪諸臣而獨溫旨勞鸞留掌京營兼攝緹騎一切俱以密啓上聞無不報可有所進退威福舉朝若從天而下鸞常自詫吾欲除官則命吏部吾欲支餉則命戶部吾欲詰戎則命兵部吾欲比讞則命刑部吾欲興作則命工部所恨者不能命禮部與史館撰誥勅而已聞者縮舌而鸞自若也虜非利黃裏但利搶掠耳自周忠武張

忠剛死後惟少忌鸞亦知其非真能出盪
但挾虛聲徼主寵恣培克而已走一黠胡
名時義者以甘言嘗鸞鸞大快遂收東瓊
瑚犀毗璽瑜錦帛付以報命虜卽取天一
束令義還報每歲秋高入犯則提兵以出
矢鏑一鳴俱各引退尋俘他馘奏功任仇
太師受賞如此者數歲矣而

上不知也義遂爲鸞蒼頭尋亦冒陞千戶
時緹騎帥陸炳方得奧寵于

上其人貪狠埒鸞而儉譎則十鸞不及也
陽下于鸞而時時伺鸞陰事毋論時義行
止其所熟知卽帷薄間亦皆其耳目鸞與
婦飲房中醉後常大聲詢曰吾不死朱家
定死陸家耳以金叵羅擲地爲坳而炳偵
亦知之虜方大入

上命鸞出兵而鸞實病疽

上遣鑿來視鸞強起頓首床榻曰爲鸞謝
陛下虜非鸞出不可姑待鸞無命他將旦
夕能與疾以出則定走虜固已走義告虜
勒衆毋或進退而炳密啓鸞狀得
旨入鸞臥內取兵符以出則先已邏義械
詔獄中矣鸞卽日背裂而死炳大發鸞奸
上怒甚命舉鸞屍與義對磔于市
外史氏曰嗚呼以鸞資望不肯奮身以當
虜而敢挾虜以要君是真不祥之梟獍也
生平噬人終爲人噬亦徒反噬其家耳翁
司馬之受

詔而旋罷也寔坐鸞讒鸞誅而司馬復矣
惜乎其未聞

命而先歿也然亦罔知鸞讒總何傷于司
馬吾獨怪夫仇氏之興也以蒼頭而其敗
也亦以蒼頭若兩券然夫豈天道也歟哉

是或然矣

欵志載記卷一終

欵志藝文卷一

辭命

孔子四十六代孫文宣公宗愿改封衍

聖公制

呂溱

勅孔子之後以爵號褒顯世世不絕其來
遠矣自漢元帝封褒成君以奉廟祀至平
帝時改封褒成侯始追謚孔子褒成宣尼
公褒成其國也宣尼其謚也公侯其爵也

後之子孫雖更改不一而不及其義至唐
開元中又追謚孔子文宣尊以王爵封其
嗣褒聖侯爲文宣公孔氏子孫去國名而
襲謚號禮之失也蓋由此始朕稽考前訓
博採群議皆謂宜去漢之舊革唐之失稽
古正名於義爲當朕念先帝崇尚儒術親
祠闕里載加至聖之號務極尊顯之意肆
朕纂臨繼奉先志尊儒重道不敢失墜而
正其後裔嗣襲之號不其重歟宜改封至
聖文宣王四十六代孫宗愿爲衍聖公

殿中丞致仕同詳議大樂胡瑗授光祿
寺丞充國子監直講制 呂溱

勅太學者教化之原俾天下之士首道而
服業任至重也朝廷謹薦舉之令以爲成
均博士非儒賢極選未始輕授汝瑗行爲
物矩經爲人師以處士拜官不屑從政與
宅在里無忘講學向被詔議樂賁然來思
辨論精深密明士蘊考正述作顧已多効

今上庠虛席司成表才宜還服於右事俾
改丞於膳府訓明胄齒恢演化風時乃休
德可授前件

平廣寇儂智高曲赦江西湖南德音

呂溱

門下朕紹承基緒維御幅員不循燕翼之
謨慎固盈成之守內之則詢求文理外之
則講練武經冀此烝民臻于至治屬溪蠻
之興孽承邊吏之失防踰越土疆繹騷生
聚薄言問罪爰命行師蕞爾狡兇尋抵擒
殄然念江湖之列郡實鄰海嶠之遐陬封

域犬牙道塗碁錯或護巡城堞或輸輓糗糧奔馳險艱暴露丁壯凡此調發豈無勞煩茲惟睠瞻采用嗟惻宜推宥典曲示矜懷可曲赦江南西路及荆湖南路於戲寇盜猖狂旣仗剪平之畫生靈瘵弊必資生養之方咨爾庶官體予深意

館閣校勘歐陽脩轉太子中允制

聶冠卿

朕意尚儒雅博考辭藝使優游竝進以光我太平之業恩亦厚矣爾徃參典校屬以事譴會從薦引復叙官榮方思技拭而用寧限陞遷之次官坊美秩冊府清塗嘉乃雋才尚勗來譽

削奪趙元昊官爵并除屬籍詔

聶冠卿

昔苗民弗懷首罹虞竄邳支自立終伏漢
誅益犯順者無赦於國章除殘者罔限於
夷服炳焉通議疇或敢踰趙元昊戎漠餘
妖邊關小種性含虺毒志負狼貪昏頑表
於稚年傲悖成於壯齒曩者德明卽世西
夏控哀朝廷錄方寸之忠潤解嗣之禮拔

於童孺付以節旄名襲真王臨示同姓金
紫有秩絡繹以周其窮關市弗譏貿遷以
通其貨假我明命取重諸羗固當竭犬馬
之勤効涓埃之報克守先業以稱大恩而
乃背惠反常毀忠蔑孝僭舉國號扇惑番
渠跳梁井蛙之能旅拒秋螳之轍公遣軍
校冒服使車列牘自陳欺天罔畏既虧臣
節合舉明刑朕深憐舊勲特加涵覆橫遏

群議密賜手書貸其辭命之愆開以自新
之路護送來介俾還穹居無遷善之革音
益恃遠而迷復至敢駢率醜隸攘竊塞民
騰布文符誘誑區寇而廷臣列奏邊吏抗
辭願舉偏軍往平狡穴趣梟稱亂之首以
正不庭之辜朕每念一夫肆狂餘衆何罪
况元昊脅從濟欲濫殺逞威名酋外奔諸
帳懷貳苟戈鋌竝進則玉石奚分且俾列

於購科止用取於魁惡其元吳在身官爵
竝宜削奪仍令宗正寺除其屬籍惟彼諸
部素奉本朝迫此姦克遂成誣誤儻能結
黨歸義執賊効功必當昭洗前污申明厚
賞國有信誓言煥丹青應賞募科格委中
書門下詳爲條件以時布告庶體朕懷

中書左丞相李善長兼太子少師封宣

國公誥

朱升

君臣際遇方當開創之初輔弼尊崇在得
勲庸之舊以掌邦治以亮天功矧朕股肱
之責重此鈞衡之任弘揚大誥昭布明廷
中書左丞相李善長柱石良材國家宿望
曩於奉義之始卽推佐命之誠軍幕奇謀
鼓霧風雲於淮甸省垣綜理收藏圖籍於

京師出入戴星精誠貫日禮樂刑政悉總其綱維錢穀甲兵必經於籌畫意氣孚於將帥惠愛被於黔黎當予親征之秋居中控鎮及予治國之際遇事敷陳華髮丹心其勤勞如一日清風黃閣能表儀於百僚金鼎調元幹熙和於世運青宮養德取法則於師模領此兼官加其封國於戲漢廷命相蕭何在曹叅之前唐室紀功玄齡居李靖之上益恢遠治以副至懷可授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兼太子少師封宣國公

中書右丞相徐達兼太子少傅封信國
公誥

朱升

命將出帥立興王之大業建邦啓土資佐
運之功臣仗斧鉞而成顯功秉鈞衡而宅
右揆才爲異等賞亦非常孚告朝廷誕宣
綸綍中書右丞相徐達剛資英傑遠量深
雄巖巖山嶽之崇矯矯虎貔之猛從予起
兵於濠上先存捧日之心逮茲定鼎於江

南遂作擎天之柱氣冠萬人而無敵拔幟
摧城威行四境以推恩撫民安堵牙旗指
顧淮海風清雷鼓鏗銅湖湘率服西連巴
蜀東際溟洋有征則總水陸之軍戎所向
則收郡邑之圖籍削平二強國古之名將
何以加辛勤十餘年吾之封疆由此定奏
蘇湖之捷俘臣主而歸允謂元勳宜膺上
爵尊榮相府仍加開國之褒輔導儲宮尤

重兼官之選於戲太公韜略當強一統之
規鄧禹功名特列諸侯之表用頒寵數尚
克欽承可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
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兼太子少傅封信國
公

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常遇春兼太子少
保封鄂國公誥

朱升

朕聞德創皇圖期遂安民之志武定天下
實資開國之臣古昔盛時事皆如此英雄
奮發本非偶然適當逐鹿之秋乃得如虎
之將作朕心膂爲國爪牙爰建奇大之勲
宜考崇加之典任人惟舊與治同新中書
平章軍國重事常遇春知周而量弘才沉

而氣銳毓茲瑞器韞輝光於里中建我義
旗從飛渡於江左櫛風沐雨環甲揮戈身
經百戰之勞勇却萬夫之敵侍帷幄而決
勝千里仗麾鉞而宣力四方施號令惟加
謹嚴與士卒則同甘苦威名服衆武畧超
群方朕夷夏之經營托爾中外之翊贊魚
得水以相濟雲從龍而上升戡定江西戰
必勝而攻必取廓清淮右老者安而少者

懷及大戰於鄱湖暨鏖兵於赤壁取強陳
於電掃馳羽檄以星奔况舊館之蜂屯旣
除而姑蘇之兔窟皆破矢石如雨登堅城
而不驚玉帛如山禁秋毫而不犯可謂馮
異功不小於鄧禹潘美義無忝於曹彬計
其勲庸禮當恩錫燮調金鼎保輔青宮位
乎中書之辯章升以上公之兼職於戲若
股肱之戴元首若舟楫之濟百川日月旂

常紀崇勲於光大山河帶礪誓積世於久
長可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
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封鄂國公

浙江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朱文忠誥

朱升

惟天惟祖宗相佑我國家朕起自田野克
成大業肆于小子文忠在茲浙土浙之爲
省左江右湖地大物繁其民工巧其習侈
靡朕以儉朴爲天下先庶幾移風易俗俾
守此土莅此民者明知朕意以爾文忠仁
而有勇國之懿親廼者守金華戍嚴陵塞

烏龍之隘掃苗獠之群長驅鄰國之境浙
汪之平與有勞焉朕嘉其能於是寄以方
面委之腹心位至辯章權兼將相任亦重
矣於戲爾克儉誰敢復奢爾克勤誰敢復
怠爾克正誰敢復頗慎厥身裕厥職予則
汝嘉

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鄧愈誥 朱升
開國之初必藉威武英明之士廓展疆土
佐興大業使居台輔則可以作朕股肱司
憲臺則可以作朕耳目是用選茲勲德登
于要清鄧愈起身虹邑協力轅門陣法合
乎韜鈴射藝精於穀率佐予興運嘉爾策
勲由淮泗以從征歷淞和而扈蹕江流飛
渡姑熟慰雲霓之思水柵掃平建業恢龍

虎之勝駐戎麾於京口開帥閫於桐川克敵宣城長鎗聞風而懾服撫安歙郡蠶苗犯順而就擒蹂浙西以固封疆拓鄱陽而資保障頃頒殊渥任至辯章素懷彰善瘴惡之才宜膺繩愆糾繆之職兼佐儲副聯肅朝班於戲延攬英雄光武納鄧侯之策激揚清濁太宗善王珪之能勉企前脩期臻至治

太史令劉基誥

朱升

帝王膺曆數於天順時令以頒政教建官擇人宜莫先焉昔在唐帝乃命羲和三代太史之職察天文紀時政占候紀載同出一官推天合人古之道也當斯之任者實在通儒劉基學貫天人資兼文武少壯之年策名科甲擾攘之際控馭一方逮從朕游首陳遠略爲邦之本末用武之後先爾

能言之朕能審而用之式克至於今日諸
所建明一存成效太史之事益所優爲是
用因其舊官錫以新命爾其用協五紀允
釐日工勗耆德納嘉猷以副欽天圖治之
心則予以懌